

# 马家荡

---

• 陈允豪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DANG · MAJIADANG · MAJIADANG · MAJIADAN

长 篇 故 事



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马家荡**

**陈允豪**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9.375印张 2插页 220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20

书号: 10173·719 定价: 1.75元

## 前 言

马家荡是苏北著名的大水荡。它位于五县接壤之处，方圆百里，河汉密集，芦苇丛生，一直是个出名的土匪窝。抗日战争初期，这里是个“三不管”（共产党、国民党和日伪都管不到）的地方。新四军到了苏北以后，马家荡成了新四军苏中、苏北两块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要道。为了开辟和保持这条水上通道，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先后派了几批工作组下荡，进行组织渔民和肃清匪患工作。作者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在这茫茫水荡里工作了整整两年。在这两年中，同马家荡里各色人等打过交道，特别是在分化、瓦解、争取、打击土匪的十分复杂的工作过程中，经历过不少惊心动魄的场面。

全国解放以后，许多老战友多次鼓励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一部长篇小说。《马家荡》的书名也是一位老战友起的。我虽然也早有这个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动笔。岁月蹉跎，人已垂暮，笔头也迟钝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又想实现这个宿愿。一九七九年春，我重返马家荡。旧地重游，思绪万千。为了纪念在开辟马家荡工作中牺牲的战友，为了让后来人知道在这特殊的地方曾进行过的特殊的战斗，我终于动笔，花了四年时间，才成此篇。

从文学角度看，这篇东西够不上小说，它只是白描式地写下了当年的斗争经历，因此叫它长篇故事，以免在小说之林中滥竽充数。假如年轻的朋友们，能够通过这本故事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从而激发振兴中华的更高热情，那么，这就是作者最大的愿望了。

---

# 目 录

马家荡有个金大帅·····	( 1 )
神滩铁匠搭救小金虎·····	( 7 )
淤黄河南北麻雀会·····	( 12 )
这个老头来得好·····	( 16 )
赵铁匠家破人亡·····	( 20 )
两匪首计议收金虎·····	( 25 )
新四军抢先了一步·····	( 30 )
这是一个谜·····	( 35 )
来了个黄胖副官·····	( 42 )
金虎还想留后路·····	( 49 )
荡北一片好风光·····	( 53 )
这位就是金先生·····	( 57 )
张旦萍的小本子·····	( 62 )
“金大帅杀人了”·····	( 68 )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 71 )
恶煞遇真神·····	( 76 )
金大帅真要杀人了·····	( 83 )
赵铁匠巧设绝后计·····	( 87 )
做鬼容易做人难·····	( 95 )
左百林跑了·····	(100)
荡西有个瞎老爹·····	(111)

眼睛的故事·····	(121)
两条毒蛇的密谋·····	(125)
范二愣子会赵铁匠·····	(129)
忌讳真不少·····	(134)
金虎在变·····	(139)
沈彩堂的如意算盘·····	(143)
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	(148)
救兵来了·····	(153)
猪脸沈二之死·····	(157)
丁大千胡编立功记·····	(161)
一个青帮里的通字辈人物·····	(165)
一千块银元买一颗人头·····	(170)
狼崽子沈华龙·····	(174)
顾三盘问华谷春·····	(177)
大闹春风得意楼·····	(185)
一场水战·····	(192)
世医冯子明·····	(196)
原来都是一家人·····	(200)
丁大千有个大阴谋·····	(203)
左百林的救命菩萨·····	(207)
照计行事·····	(212)
好戏还在后头哩·····	(215)
是真难假是假难真·····	(219)
金虎撞船落水·····	(223)
张旦萍调度有方·····	(227)
左百林往哪里逃·····	(231)
“穆桂英”神枪杀敌·····	(235)

打了一天仗能说大半年·····	(239)
两老诉衷肠·····	(244)
张旦萍不想离开马家荡了·····	(248)
踏破铁鞋无觅处·····	(252)
张汉天司令部里乱了套·····	(257)
神叉女将神枪手·····	(261)
柴草阵大显威风·····	(266)
火攻铁乌龟·····	(270)
诡计多端的老特务·····	(274)
血战芦家滩·····	(279)
粮囤藏老狼·····	(283)
张黑手恶有恶报·····	(283)

## 一 马家荡有个金大帅

“一朵荷花一个鬼，一根芦苇一把刀”。马家荡是个出名的土匪窠。唐、宋、元、明、清，直到黎元洪、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改了一朝又一朝，换了一代又一代，皇帝、总统、元帅、总督、总司令、委员长、总裁，变了多少变，可是这个马家荡还是个老样子，土匪窠还是个土匪窠。有人说黄河的水能清，马家荡的土匪却永世不得清。

“马家荡，水茫茫，人到荡边心发慌，大船过荡货物空，小船过荡命也丧”。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带着枪打刀砍痕迹的尸体随着缓缓流动的荡水，不时地从射阳河、皮汊河、新洋河无声无息地飘浮东去，流入大海。谁也没法知道马家荡的土匪一年杀死多少人。

马家荡在苏北盐城、阜宁、淮安、宝应、兴化五县交界地带。这片水荡从东到西八十里宽，从南到北一百四十里长。水草、芦苇，芦苇、水草，无边无际；荡里有星星点点几百个土墩子，这些墩子象大海里的小岛，稀稀落落地露在水面上。这几百个墩子上，住着几千户渔民。荡里土匪最多的年月，千数框不住，万数也不远。“七七”事变以后，直到新四军到苏北以前，荡里土匪还有三千人上下。

一九四〇年秋天，新四军到苏北以后，在阜宁、盐城、东台、南通的海边上剿灭了几股大海匪，这威名震惊了马家荡里的各路草头王，吓得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去找鳖亲家。荡里



的几个大土匪头子都认祖归宗找靠山，象蜗牛似地缩在荡西车桥圩子里向国民党省政府讨封号。在车桥的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游击纵队总指挥韩德勤正中下怀，就给马家荡里一些大土匪头子封了官，把手下有一千二百多号人枪的马家荡里天字第一号土匪头子张汉天，封为“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廿九游击支队司令”；手下有八百来号人枪的马家荡第二号人物沈伏堂封为第三十支队司令。土匪当了官，还干土匪事，百件恶事照样做，决不只做九十九件。讨得了国民党政府封号以后，加上一件大恶事，就是疯狂地反对共产党，反对抗日民主政府，反对新四军。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在江南搞了个反共反人民的大阴谋，发动了“皖南事变”，杀害了几千新四军。在苏北，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来了个分工合作，各自出动了上万人马，向苏北新四军根据地进攻，妄想把在“皖南事变”以后在盐城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打垮。在鬼子“大扫荡”，韩德勤捞外快的时候，张汉天，沈伏堂这帮土匪也忙了一阵。他们带了喽罗兵到解放区大烧、大杀、大抢。沈伏堂这个财迷心窍的土匪头，竟带了五百喽罗兵直接配合日本鬼子进攻苏北新四军驻守的商业中心益林镇，想趁机大发一笔横财。那知道鬼子兵在益林镇北边王楼附近被新四军打了个伏击战，死了一百多，剩下的眼看到了益林也不敢进，掉转屁股逃走了。沈伏堂的这批国字号土匪也没有进到益林，在镇南边五六里地的角巷附近被新四军团团围住，杀得鬼哭狼嚎，沈伏堂中弹而死，他的二弟沈彩堂是个精通水性的水鬼，跳进潮河里泅水逃跑了。这一仗，使马家荡的土匪吓破了胆，不论张汉天，还是沈彩堂，一提到新四军三字就凉了半截子，不敢大模大样、成批成队地到解放区捣乱了。

二月里，驻在苏北泰州一带的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带了八个支队投降了日本鬼子。七月里，一万多鬼

子，二万五千多伪军分四路围攻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战斗。从七月十八日到八月二十日，消灭了五千多敌伪军，保卫了解放区。一九四三年一月，敌伪集中了五万多人，第三次对苏北解放区进行“大扫荡”，日本鬼子在“扫荡”解放区的同时，也捎带对当时还只是和日寇暗中勾搭，不愿马上和李长江一样公开投敌的苏北国民党省主席韩德勤的部队扫了一下。虽然日本鬼子是捎带的进攻，可是这个反共磨擦“专家”韩德勤的六七万人马却在三天之内降的降，逃的逃，散的散，垮得干干净净。韩德勤本人还是靠新四军救了他的命，后来新四军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把他护送到津浦路西。韩德勤先到安徽阜阳，后来转到“大后方”去了。原来韩德勤部队在苏北地区修筑的专门对付新四军的几百个圩子，几千个碉堡，大部分都变成了日伪军的据点。

马家荡里的土匪也起了不小的变化。张汉天把一千多喽罗兵拉出了水荡，投降了日寇，在荡西的涧河边泾口镇圩子里当起了淮、宝、盐、阜四县“反共总指挥”。沈伏堂死后，他的二弟沈彩堂领了沈家几百残兵，投靠了张汉天。这时，沈彩堂也领兵出荡，当了张汉天的副总指挥，在紧靠荡边沿的头桥、二桥、柳全沟一带安营扎寨，替泾口的张汉天看守门户。荡里有几十批小股土匪，也怕新四军下荡清剿，有的散伙出荡，有的投了荡东湖垛、建阳，荡南沙沟、兴化和荡西车桥、泾口的日伪军。马家荡里的土匪空前地减少了。

马家荡号称八八六十四荡，细分起来有马家荡、青沟荡、绿草荡、射阳荡、蒋营荡、兴化荡等等。马家荡里的小河小港很多，号称九九八十一条，其实细算起来八百一十条还不止。

别看马家荡是个水满、草多、人烟稀少的地方，论财富却也不少。光是每年秋季，从这里运到上海去的大螃蟹就有上百万

斤。马家荡出产的螃蟹也是“金爪红毛”，又肥又大，许多上海的卖蟹商贩都把马家荡的螃蟹冒充“阳澄湖大蟹”出售，吃的人，谁也分不清真假。鲤鱼、鲫鱼、鲢鱼、鳊鱼、鳝鱼、白条、青虾更是常年不断，菱、藕、荸荠、芡实、茨菇，船载不完，芦苇、蒲草成山成海。

一九四三年春天，马家荡却是一片荒凉。茫茫苍苍的水荡里到处都可以看见那一眼望不见边的隔年长的、老黄了秆、老白了头的芦苇没人收割；成千上万亩的蒲草倒伏在春水里腐烂；而新长出来的芦苇，蒲草却已葱尖似地在水面上露头了。

在这满眼荒凉的三不管的百里水荡里，却还有一支一百多号人枪的三不靠的“队伍”在东飘西荡。若把茫茫苍苍的水荡比作大海，稀稀朗朗的岛子比作小岛，这支不三不四的队伍就象一群乱飞乱撞的海鸟，在这个墩子上混两天，又在那个岛子上过一宿。

请看这支队伍的怪模样吧：有的穿长袍，有的穿短褂，也有的身着军装头戴礼帽。为头的那人头上戴一顶没边没沿的紫酱色毡帽，身穿黑哗叽对襟棉袄，肩上披一件日本黄呢子军大衣，腰间束着一根两寸多宽的牛皮制“腰里硬”，腰带正面是一方景泰蓝的八仙过海图，腰带一转用铜丝钉着六六三十六块银洋钱，都是一元的袁大头，腰带左右两边插着两支二十响的德国造快中快盒子枪。这人长得身高、肩阔、眼大、脸方，说起话来响亮，走起路来腿快。这人是谁？他就是六七年前占过青沟、凤谷，打过盐城警察署，夺过淮安税务局，一个月里破了淤黄河北十八家地主庄圩的“金大帅”。这个金大帅右半边脑袋上有巴掌大一块疤痕，疤上没有头发，是个半秃子，因为他为人有三分侠义，人们替他起了个外号，叫“侠秃子”。

“提起金大帅，老财吓破胆，杀人不眨眼，尽挑肥的斩”。这几句歌谣流传苏北半边天。

金大帅名叫金虎。他不是江苏人，他出生在河南省汤阴县东乡一户贫苦农民家里。清朝末代皇帝宣统三年，汤阴县大闹旱灾，小金虎那时才九岁。家乡没得吃的，小金虎一家七口，带了铁锅，破被，水瓢，粗碗，全部家私一担挑，逃荒到江苏，一路上饿死、病死了五口，到苏北灌云县的时候只剩下了小金虎和他老子两人。金虎他爸原是个种地全把式，耕田，耙地，播种，扬场十八般农活样样来得。就凭他这手农活手艺，在灌云县七马庄一个名叫张百贵的大地主家里揽下了长工。这个张百贵是灌云南乡数一数二的大财主，地有上万亩，瓦房六十多间，在家里养着十几个保家师，庄子四周一转丈把高的墙圩，圩子角上还砌了六座炮楼。金虎他爸在张百贵家干了一年农活，第二年，张百贵见他身高力大，在出门时就叫他做“代脚”。什么叫“代脚”？就是张百贵出门时叫金虎他爸推车。这张百贵是个少见的大高胖子，低估一点，也有二百斤开外，没有金虎他爸这一股力气，换了旁人，很难对付得了。

今年冬天，张百贵坐了金虎他爸推的车子，带了两个心腹保家师，到淤黄河东坎镇上去走亲家。这时，正逢四九，天出奇的冷，淤黄河上了冻，渡船不过。张百贵压在金虎爸身上，叫他踏冰，背过河去。那还有什么话说的，当长工的就是地主老财的牛马，金虎他爸一句话不说就背上了这头二百斤开外的两腿大肥猪，走下了黄河滩。那知道，冰上比不得平地，脚下又滑，背上又重，心里又气，一不留神滑了个大跟斗。这下可不得了，两个保家师把张百贵扶了起来，就去打金虎爸。论力气，再加两个保家师也不是金虎爸对手，可是保家师狗仗人势，手里还有盒子枪。金虎爸最放不下心的是七马庄还有个小金虎，是他的一条命根子。金虎爸只得忍气吞声随他们打，打得鼻子，嘴巴都淌了血，额头上鼓起个鸡蛋大的乌楞块。张百贵这一跤摔得不重也不

轻，两个保家师把他扶了起来，还没有站立稳，嘴里就不干不净地骂金虎爸，手不停地揉着自己的大屁股和肥猪腰。等到金虎爸挨了一顿饱打，张百贵才下令回转七马庄，不去淤黄河南探亲家了。金虎爸满脸鲜血，又气又痛，还没有让他把脸上的血擦一下，张百贵就坐上六合车，叫他推着。回到七马庄，第二天金虎爸就病倒了，大口大口地吐血，一病三月，病得骨瘦如柴，脸黄如蜡。春天，张百贵眼看这个河南佬不能再替他出力卖命了，就把他父子两人赶出了七马庄。父子俩走过了护庄河，金虎爸晃着小金虎的手，回过头来，指着七马庄对小金虎说：“孩子，记着这个仇，地主老财就是这样坑人的。”小金虎说：“爸，我早就记住了。”说着，从路上捡起了一块砖头，一甩膀子把砖头丢在护庄河里，咕咚一声，溅起了老大的水花，“我金虎能有力量报爸爸的仇，就再过这条河！”

爷儿俩一路走，一路要饭，想要回到河南汤阴县老家去。金虎爸心想，前年春天一家七口从河南逃荒到江苏，死了五口人，连尸首都还不了乡，自己这场病眼看也没救了，定要把尸首埋在家乡黄土里。可是走了三天三夜才七十里地，连灌云县的县界也没有走出。金虎爸已经筋疲力尽，不要说走，爬也爬不动了。他们只得在路旁一座连半个香火道人也没有的墙塌壁倒的关帝庙里歇了下来。在关老爷神像面前铺了一些干草，爷儿俩躺了下来，当夜，金虎爸又饿、又冻，又痛、又气，一口冤气转不上来，就伸腿瞪眼的死了。这时小金虎才十一岁。

天地虽大，难有这十来岁孤儿容身之地。小金虎在他爸尸首旁边哭了一天一夜，眼睛哭肿了，喉口哭哑了，力气哭尽了，人昏迷过去了。等他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一看，自己的身子被抱在一个大个子男人的怀里，他刚叫一声爸，扭头一看，这人不是他爸，亲爸的尸体就躺在自己的旁边。

## 二 神滩铁匠搭救小金虎

把小金虎抱在怀里的是谁？这人四十上下年纪，长眉细眼，长圆脸，人不算胖，个儿却不矮，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象个读书人，可是两条膀子却有三两百斤力气，摊开一双手来老茧巴层层叠叠。他是阜宁县东乡神滩镇上的铁匠赵月海。神滩镇上的铜匠、铁匠手艺是附近几个县都闻名的，赵月海的铁匠手艺更是将军里面数元帅。你不要以为他只会舞弄铁锤，他还是个无师自通的土医生，针灸、推拿都会两下，最拿手的是接骨。早两天灌云西乡人家请他去接骨，今天回来经过关帝庙，进去歇脚，却看到了神像前面躺着一具尸体和一个昏迷不醒的孩子。赵铁匠用他的推拿手法，没有片刻工夫就把小金虎救醒了过来。

小金虎醒了以后，赵铁匠就用他随身带的铁皮碗到庙后小河里舀了碗水来，又在地上垒起了几块砖头，做了个临时小灶，捡了些碎枝残叶，生起火来，把水烧开。又把身上带的大烧饼撕了块在开水里化了，和成一碗稀糊涂，在庙前杨树上折了两根小枝条，当作筷子，一口一口地喂给小金虎吃。这饿伤，气伤，哭伤了的孩子，吃下了这碗热乎乎的麦面糊涂，顿时就精神起来了。

小金虎把根由底细，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赵铁匠。赵铁匠也是幼年成孤，老家原来也在农村，也经受过地主老财说不尽数不完的欺凌，一听小金虎的诉说，铁铮铮的汉子赵月海也悲得泪眼朦胧。他从腰兜肚里取出三块银洋，到附近村子里请来了两个壮汉，三人一起用大锹在破庙后面挖了个深坑。赵铁匠

埋了金虎爸，就把小金虎带回到神滩。

赵月海铁铺里还有两个大徒弟帮他一起打铁。赵铁匠家就在街后不远，家里有八岁的小女儿凤英和老伴。小金虎到了神滩，就帮赵铁匠打扫打扫铺面，拉拉风箱，从家里朝铺子里送送饭。晚上，赵铁匠教他和凤英一起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唐诗三百首》等等。赵铁匠家里有的是书，过了三年，金虎竟然能看“水浒”、“岳传”、“三国”、“七侠五义”了。虽然半通不通，却也明瞭个书中大意。一读到张飞、牛皋、李逵等人的事他特别津津有味。他想自己长大了也做这样的英雄。

金虎十五岁时，海边蛤蜊港海鲜船上有两个渔民来神滩购买修海船用的铁钉，这成千只大铁钉都是一根根现打起来的，这两人便在赵铁匠铺里住了几天。他们向金虎讲了许多海洋上有趣的事情，什么大海上天空中会出现亭台楼阁呀，黄花鱼鱼群会唱小曲呀，大鲸鱼头上会喷出丈把高的水柱呀，说得神乎其神，妙不可言，把个小金虎听得入了迷。这两个渔民临走时，金虎竟要跟他们下海去玩一次。他们看到金虎身体壮实，人又机灵，真也愿意带他下海去走一趟。赵铁匠平时对金虎也是够娇爱的，实际上是把当个半子半徒，金虎对赵铁匠也不叫师傅，叫大伯。赵月海和他老伴的心里还有一个打算，想再过几年把金虎和凤英两人合成一双，招金虎做个上门女婿。这件心事一直没有对金虎说，可有了这份心，赵铁匠俩口对金虎就更不同于一般的徒弟了。这时金虎向师傅提出了这个请求，赵铁匠想，这也好，让他去见见世面，开开眼界，反正这些渔民都是他的老熟人，金虎跟他们去，吃不了亏，误不了事，虽说海道艰险，但只去一次，总不成真会碰上什么恶事。十五岁的小金虎就这样跟着渔民走了，到蛤蜊港先帮他们把渔船修好，不久就下海去了。

那时海上捕鱼真是吃的刀尖上的食。台风、海盗、兵舰，碰上一件就倒了运，轻则船物两空，重则性命难保。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小金虎初次出海，渔船就碰上了海盗，连人带船都被劫到长江口外几十哩的一个小沙岛上。不久，蛤蜊港的渔民被海盗放回家了，小金虎却被海盗头儿留下来当了“勤务兵”。

金虎在海盗船一混就是六年。金虎已经长成个宽肩大汉了。在海盗船上六年，金虎学会了五项本领：驾船、洒水、赌钱、打枪、杀人。第七年秋天，海盗船在海州连云港口外遇到了台风，船被海浪掀翻，一船十八个海盗，十七个都喂了大鲨鱼，单留下了金虎一人。他抱着被台风刮断的半截子大桅，凭着他水性好，力气壮，在大海里和大风大浪搏斗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竟然游到了海岸，爬上了沙滩，腰间还束着在海盗船上积下来的九十三块银元。

风渐渐平息了，海浪也静下来了。金虎站在渺无人烟的海滩上：往哪里去？到神滩去找师傅赵铁匠？不成。我当了几年海盗，被官府发觉，不但自己的命保不住，还会连累他老人家。再说，他待我金虎恩高情厚，指望我做个正正派派的硬铮铮的汉子，我做的却是那些杀人越货的没本钱买卖，实在没脸见师傅。师傅那里不能去，世上就再没有第二个亲人了。亲人，他想起了埋在灌云西乡关帝庙后边的父亲，想起了在七马庄护庄河边明誓的情景。这一切，在整整六年的海上来，海上去，一面朝天，三面朝水的胡混日月中几乎忘掉了。

怎么办？光棍汉一条，要报父亲的冤仇办不到。

金虎知道，在这连云港附近海边上有的是晒盐场，多的是私盐贩子。只要你有胆量，有力气，有一点本钱，就能干这买卖。金虎这三个条件都有。

金虎花了十五块银元在连云港街头上买了一辆六合车，又花



了二十来块钱，在估衣铺里买了衣服鞋帽，又到海边盐场上买了几担海盐，就做起私盐贩子来了。

金虎在贩私盐的时候又结识了一帮弟兄。贩私盐要下安徽，上河南，千里迢迢，没有个七朋八友是不成的。贩私盐虽是一本几利的买卖，可是风霜雨雪，冬寒夏暑都要顶得住。除了官府和地主那些有财有势的大私盐贩子以外，穷哥儿们贩私盐都有三怕：一怕官府缉私营，二怕地主“保家队”，三怕天时连阴雨。碰到缉私营，冲家又丧身；遇到“保家队”，车货都难留；遭到连阴雨，大盐返潮老本丢。穷哥们贩私盐，不能象官府、地主那样，有人背着火枪押送，明当当的大白天在公路大道上来来去去。穷哥们贩私盐，走的是小道黑月头，宿的是背道三家村、冷庙破瓦窑。就这样东里躲西里藏还是不保险。金虎贩了几年私盐，遇到了四次缉私营，五回“保家队”。还算金虎洪福，丢了三辆车子、几次货物，没有丧命，身上却挨了不少棍棒皮鞭，头上还吃了“保家队”一刀，连皮带发削去了巴掌大的一块，淌了很多鲜血。虽然后来到淮阴城里请伤科医生治好了，可是，这一大块伤疤上再也长不出半根头发，成了半边秃子。金虎不论春夏秋冬总是戴着那顶没边没沿的紫酱色毡帽，就是这个缘由。后来到马家荡落草，人称“侠秃子”，秃字也出在这一刀上面。

一九二七年春天，金虎又被泗阳县缉私营扣住了，关在缉私营的土牢里。一起被扣的还有六个私盐贩子。这时正逢北伐军进长江，吴佩孚、孙传芳兵败，苏北各地乱慌慌的。泗阳城里也是一日三惊。金虎他们七个人趁乱从缉私营土牢里逃了出来，还杀死了缉私营营长和两个卫兵，夺了长短三支枪。七个私盐贩子犯下了人命案，逼上梁山，到马家荡里落草为匪。

金虎一到马家荡，就招兵买马，大干起来。那时，有的是散兵游勇，有的是饿死不如犯法的“穷大胆”。枪，更是不愁，孙